



良心茶遊記

遠征軍血戰松山(上)

就在遠征軍北翼攻擊部隊在高黎貢山北部南、北齋公房兩古道沿線同日軍激戰的同時，遠征軍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軍開始轉守為攻，向高黎貢山南端的日軍松山陣地等據點發起全面攻擊。

原先遠征軍打算先用北翼攻擊兵團兩路大軍翻越高黎貢山攻佔騰沖，從西、南兩面包抄松山日軍後路。待北翼攻擊兵團越過高黎貢山，敵第56師團主力集中騰北時，再遣南翼兵團乘虛奇襲龍陵，策應騰沖。因此，北翼攻擊兵團在雙虹橋一帶渡口大規模渡江，分兩路沿高黎貢山南、北齋公房兩古道發動進攻時，南翼防衛兵團只派出一些加強團渡過怒江，伴攻牽制日軍。在南翼兵團的伴攻各部隊中，第6軍新39師的任務最重，實則上是一路正面進攻，因為要打通穿越高黎貢山的永騰古道南線，即大風口古道（亦稱城門洞古道）。第6軍新39師師長洪行曾被日本人稱為「中國戰神」，因為他在1942年8月日軍掃蕩騰沖時，率150名遠征軍勇士，手持大刀與松本大佐率領的「白刃戰天下第一」的日軍白刃血拚，大獲全勝。可惜的是，洪行在大反攻勝利後因公自駕吉普車失事，重傷不治逝世，年僅44歲。

為準備渡江，新39師在滇西大反攻開始前就接管了惠人橋東岸至下游老渡口一帶江防。據史料記載，惠人橋所在地原為道街渡，最早開闢於漢晉時期，元代征緬時設為官渡，是從保山（永昌）至騰沖的永騰古道南線從保山經蒲缥、道街分路前往騰沖、龍陵等地的主要過江通道。新39師由惠人橋渡江後，首要攻擊的是日軍的禾木樹陣地。禾木樹在今保山隆陽區潞江鄉灣灣街西北約5公里的高黎貢山東坡一帶山樑上。因當地山上多禾木樹而得名，這個村寨（現已全部遷到山下）乃古代南方絲綢之路永昌至騰沖段古道南線翻越高黎貢山的第一個驛站。1942年5月日軍佔領騰沖、龍陵後，為了加強對潞江壩的控制，狙擊遠征軍過江擊擊，曾派駐守松山的113聯隊第一大隊一部在此駐防，與遠征軍隔江對峙。禾木樹村一帶山樑西高東低，縱長約1公里，橫寬約200米，西靠高黎貢山主脈，東臨地勢低緩的潞江壩子，海拔高程約1,600米。日軍的主要防禦陣地分布在山樑中前端靠近潞江壩子的兩級高地上，分為前後兩道防線。第一道防線位於前端的一級高地上，可對山下惠人橋至山腳道路實施俯視射擊；第二道防線位於第一道防線後側約200米的二級高地上，可對一線陣地及兩側的山窪入口實施俯視射擊。日軍在這兩線陣地都修建有許多交通壕、隱蔽部、射擊掩體和土石暗堡。新39師116團經多次攻擊，於6月12日才在惠人橋東

岸猛烈炮火支援下，擊潰禾木樹200多名守敵，打開南線反攻大軍跨越高黎貢山的第一道大門。

新39師接着又攻佔了禾木樹以西約8公里的象脖子小松園日軍陣地。小松園山樑西靠高黎貢山主脈，東臨象脖子，是從禾木樹經象脖子翻越永騰古道南線至高點大風口的交通要隘。日軍為了加強對永騰古道南線的控制，曾派駐守松山的113聯隊第1大隊部分兵力在此駐守，作為潞江禾木樹前線陣地與騰沖橄欖寨後方基地之間的人員物資轉運樞紐。日軍在小松園山頂右側建有一大型洞穴隱蔽部。從隱蔽部兩端各挖有兩條戰壕，分別從左右兩側延伸環繞整個山頂，對從象脖子蜿蜒而上大風口的古道形成交叉俯控之勢。小松園守山日軍兵力有限，擔心被抄後路，稍作抵抗就撤走。遠征軍未經大戰就奪取了高黎貢山古道南線的控制權，直抵騰沖城30餘公里處。此路似乎相當順利。

新39師在進攻日軍禾木樹和小松園陣地的戰鬥中明顯感覺到，南線日軍兵力和戰力都比較薄弱。遠征軍總部也從多渠道獲悉，松山守備隊長松井秀治大佐率聯隊主力北上增援高黎貢山，狙擊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松山日軍只剩下第56聯隊第3大隊隊長金光惠次郎少佐率領的不滿千人的隊伍，兵力空虛。這時中美聯軍在緬北重鎮密支那對日軍的最後攻勢已到關鍵時刻，急需滇西攻勢配合，早日打通滇緬公路。遠征軍統帥部和美國顧問一起評估戰局後認為，怒江西岸日軍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第20集團軍的打擊，及第11集團軍各加強團所牽制，不但人員傷亡和給養消耗都很大，而且丟失了沿江要點，正調整收縮。日軍也難於短期內調動大量部隊增援滇西，遠征軍全面大反攻時機已到。

1944年5月22日，遠征軍長官部正式下令怒江東岸擔任防衛任務的第11集團軍全部渡過怒江，在高黎貢山南線全面轉入攻勢，迅速擴張戰果。攻擊重點指向龍陵。第11集團軍奉命以後，於5月23日重新調整部隊防務，並制定了渡江攻擊計劃。攻擊計劃規定的集團軍作戰方針是，以主力從攀枝花渡以南到七道河以北各渡口渡過怒江。以第71軍為右翼攻擊軍，先攻擊臘勳、松山，然後以主力攻取龍陵；以第2軍為左翼，首先攻佔松山以南的平戛、象達，然後攻取芒市。重點放在右翼，盡速包圍攻擊龍陵、芒市。攻擊計劃還規定，攻擊開始時，先以第71軍一部攻擊臘勳、松山，吸引敵之注意力，然後以主力直取龍陵、芒市。

由於遠征軍掌握的情報表明，「松山日軍僅有

三四百人，火炮五門，機槍十餘挺」。所以第11集團軍決定只用第71軍新28師（缺編一個團）的兩個團負責攻佔松山。後來據第71軍進一步了解，日軍松山守軍名義雖有1,300人，但除去傷病員與後勤人員，實際戰鬥兵力已不足千人。因此第71軍打算僅以新28師一個步兵團，幾天之內就全殲松山日軍。1944年6月4日一早，新28師就按照預定計劃向松山日軍外圍陣地發起進攻，拉開了松山戰役的序幕！

松山位於今保山市龍陵縣臘勳鄉境內，屬橫斷山系南麓，高黎貢山脈南端，由大小十餘個峰巒組成，主峰海拔2,267米。松山突兀於怒江西岸，東瀕怒江，西連龍陵，「前臨深谷，背連大坡」，左右皆山，形如一座天然橋頭堡，扼守着滇東進入怒江西岸的交通咽喉。戰略地位極端重要。在松山頂峰，北、東、南三面都可俯瞰氣勢恢弘的怒江大峽谷。東向遠眺，怒江東岸的高山峭壁與腳下的松山對峙，形成驚濤拍岸、飛峰插雲的怒江天塹。深不見底的怒江大峽谷，從北向南蜿蜒而來，又漸漸消逝在蒼茫的遠方。山下峰巒間沿着直插江中的之字形長坡盤旋而下的那條細絲，就是滇緬公路。滇緬公路在怒江東岸下到看不見的峽谷底部的惠通橋，過江到西岸後又要經大壩口、滾龍坡，在松山的懸崖峭壁間蜿蜒盤旋43公里，爬上松山高坡，然後才向西邊的龍陵、芒市、瑞麗延伸，最後出國門進入緬甸。松山雄踞滇緬公路咽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被美國軍事家稱為「東方直布羅陀」。

1942年5月，日軍從緬甸北部沿滇緬公路長驅直入滇西，佔領了雲南怒江西岸的3萬平方公里國土。為防日軍渡過怒江東侵，遠征軍炸毀了松山下的怒江惠通橋，與松山上的日軍隔江對峙。必經惠通橋的滇緬公路也從此被切斷。日軍在松山建立了堅固的陣地，其松山主峰陣地的炮火可以控制怒江兩岸公路70餘里及怒江打黑渡以北40里江面。松山陣地不僅牢牢控制了滇緬公路之咽喉，而且與龍陵、騰沖形成犄角之勢，互相呼應，進可攻退可守，掌握着怒江戰場的主動權。不攻克松山，滇緬公路就打不通，遠征軍補給不能保證，不可能達至滇西大反攻目標，所以松山戰役是滇西大反攻成功的關鍵性戰役。



松山戰役紀念碑。作者供圖。

豆棚閒話

青絲

文人種菜

列賓為托爾斯泰畫過一幅油畫《托爾斯泰在耕田中》，畫面裏，托爾斯泰手扶犁，驅趕兩匹馬拉犁，為播撒種子做準備。為了畫好這張畫，列賓專門前往距莫斯科200公里的波良納莊園，與托爾斯泰同住，朝夕相處。列賓發現，托爾斯泰最喜歡的娛樂放鬆方式是做農活，遇到創作思路滯澀不暢，或須沉靜心思，他就會去耕耨、種菜，為此家人坐在飯桌邊時對他身上散發出的不佳氣味，常有怨言。

從這一細節，我發現中外文化頗有相似之處。翻開漫長浩瀚的歷史，喜歡種菜的文人比比皆是，陶淵明、杜甫、蘇軾，都寫過種菜的詩。獲得生存智慧的方式有很多種，把自己從慣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嘗試從另外的視角觀察人生，進行反思，能讓文人的思維和觸覺變得更敏感豐富，體驗到之前未曾涉獵過的事物和境界，從而在同情、移情和旁觀事物的能力三個智慧維度上獲得全面刷新。種菜既是一種為生活所需付出的勞作，也是一種道德與精神上的自由狀態，從傳統社會的許多文人身上，都能看到相似的經歷和言行舉動。

《禮記》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視為做人處世、做學問的步驟和方法，甚至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凡是做大事的人，須首先整治好家政。種菜是門檻很低的修齊之道。歷史上，有過很多才華橫溢的文人，因為窮困而推輒蹉跎，種菜是受人生的局限性，必須接受命運安排的無奈之舉。杜甫在夔州寫《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他是把種菜當成生計來經營的，不僅種菜數畝，品種也多樣化。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皆為正務，種菜除了能幫補家用，也是文思之源，詩人並不覺得有失尊嚴。

也有不少有錢有閒的文人，是因為情趣種菜——剛開始或許是為了打發空虛，但漸漸地，發現自己很喜歡以這樣的方式度過時間，規劃業餘生活，同時還從種菜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豁達的心態。用現代心理學解釋，就是「去中心化」，不以自我為中心，乃通過這些「無所為而為的玩索」體驗生活，實現人生價值。南宋范成大詩：「紫青專菜卷荷香，玉雪芹芽拔薤長。自擷溪毛充晚供，短篷風雨宿橫塘。」像他這樣的富裕文人，種菜是從日常選取的一種較為輕鬆的獲取成就感的方式。因為人必須有穩定的精神價值輸出，才能抵禦人生的虛無。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分析，農業時代因形態豐富多元，形成了千差萬別的燭燭文化，反而是現代市場文化過於單調，導致一些傳統人文精神財富湮滅。舊時代的文人，以「天地人」三才立身的處世理念，或許可以給予今人一些啟示。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 伯天鞠躬

和平崛起輝煌現，
長詠人民服務勤。
浩瀚乘鸞修玉斧，
崢嶸前錦作霓裙。
德碑風範中興夢，
賢道英雄榜樣文。
華誕光盈欽盛世，
香江煙火遠天耘。

甲辰年八月廿九
2024年10月1日

詩詞偶拾

國壽頌（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七十五周年誌慶

<p>廖公逸筆親情與， 翹首昭陽兄弟夢。 雲霧初開圓曉夢， 興邦耀祖共朝杯。</p> <p>汪華合詠九二曲， 兒女相尋鳳凰台。 志乘炎黃崇日月， 心存大愛御風雷。</p> <p>弘史世尊一統篇， 荆蓮兩制首行先。 洪波湧， 日月氣涵丹。 百載思痛無絕盡， 歲華家國捧珠還。 盛世紀開元。</p> <p>天宇闊， 少穆勇銷煙。 西虜猖狂開戰火， 虎門振奮掃妖幡。 能不祭先賢。</p> <p>稽往事， 藉古鑒今番。 亡國輯詩存探蹟， 重光題賦記前煎。 奇造子孫鞭。</p> <p>倡首舉， 彩筆駕新鞍。 宏旨貫詩揮赤幟， 錦書傳代頌團圓。 蘭蕙叩軒轅。</p> <p>迎歸慶， 圍坐闔家歡。 風曆已令當日改， 荆蓮善擇一枝安。 鸞燕盡懽然。</p>	<p>詩如海， 歸來策雙全。 華表鶴銘夷穢恥， 玷瑜洗卻殖民篇。 豪氣震雲端。</p> <p>雄雞唱， 一曲百川平。 瀛海玉波金帶枕， 崑崙珠岸木蘭船。 肩並永心堅。</p> <p>寰中譽， 懷抱美山川。 政改風清鏡口詐， 經濟繁衍庶黎皞。 珍重仰輝煌。</p> <p>明珠艷， 騰耀喜空前。 率土鑪流火日， 金甌驚海掃晴天。 誰敢猶孤懸。</p> <p>香江好， 鄉國重千金。 思接宏圖創遠境， 力開安定穩人心。 振翼蘊情深。</p> <p>凝大智， 紫樹樹清風。 蓮步策謀迎北斗， 龍行圖展舞南空。 心曲九域同。</p> <p>添異彩， 共揖赴康莊。 萬象歡歌橫海嶽， 一輪紅日出東方。 寰宇煥光芒。</p>	<p>偉哉！ 新時代， 特色大中華。 朝氣征蓬天際起， 榮光盛世奏鈞韶。 燈塔長明瞭。</p> <p>東風喚曉報， 傳意醉天涯。 幾歲春秋歷， 高碑不誇誇。 初心能鑒史， 椽筆走龍蛇。 偉大復興夢， 球村讚頌誇。</p> <p>紅旗不易色， 矗立地球家。 傳薪雄韜略， 藍圖分外嘉。 壯吟奇崛起， 振世富強奮。 開放披荊上， 改革新棘又。</p> <p>銀絲金帶路， 登月碧宵車。 扭轉乾坤力， 靡逸霄漢訝。 睦鄰甘露雨， 仁義宇庭花。 一諾千章語， 雙贏無底瑕。</p> <p>日暖心香馥， 天清翠蓋遮。 和平齊發展， 在望小康加。 民唱甘棠茂， 童謠幸福迓。 經綸君子手， 標格文明挈。</p>	<p>城鄉新景致， 精準脫貧家。 懷抱人民活， 心燈憲政葩。 消除貪暴好， 惕厲至風邪。 電擊貪中鼠， 青天檢察衙。</p> <p>強軍金湯固， 鐵壁鋼牆鞏。 穩坐楚天國， 安然揮琵琶。 金言通寶貝， 海舶載桑麻。 日正帆無影， 風順濤浪啞。</p> <p>馨香飄地遠， 春信孕新芽。 蘭桂相期柳， 稻粱金果瓜。 分享全世界， 命運濟同槎。</p> <p>一幅瑤池畫， 蒼生錦繡葩。 幸哉！ 十四億神州堯舜耶！</p> <p>風生古渡江天淨， 雲滿寒關塞外幽。 絲路千帆來海國， 管弦一曲繞神州。 願從異域延嘉會， 長使殊音結遠流。 紅蕊刺桐新萬象， 焰開火傘展辰樓。</p> <p>紫辰形勝經天仰， 周甲睿思紅日圓。 浩蕩東風兆億年， 中華大衍壽萬巋。</p>	<p>壽人壽世迎新壽， 天獻天歌慶國天。</p> <p>頌中華盛世和風暢， 懷感湧心頭。 嘆雷霆劫火， 沉魄魂留。 回夢韶光依舊， 砥柱立中周。 朝旭當空寄， 愛德不休！ 經天緯地， 載譽千秋， 完璧芳猷。 問情深志耐， 寶島獨憐幽。 樂靖平、陽和新布， 畫圖裏、榮繞相思籌。 趁潮汐， 舵樓登呼： 人民萬歲！ 輝煌再創！ 眾志風流！</p> <p>甲辰年八月初七 2024年9月9日</p>
---	--	---	---	--

學子邊疆行

謝鑫達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南疆交流有感

此行南疆，是我第一次踏足這片西域的神秘土地。都說「北疆看風景，南疆看人文」，在見識過北疆賽里木湖的海天一色，獨庫公路的縱貫崇峻之後；南疆的大漠孤煙，戈壁丹霞，襟飄帶舞都讓我無限嚮往。

在這八天七夜當中，我在南疆真切感受到了濃厚的風土人情，也領略了南疆的大好河山。在喀什古城中，當地居民邀請我們去他們的家中參觀，讓我感受到了他們的热情好客，真誠友好。作為一名香港大學生，榮幸能在此次南疆之行中與喀什大學的大學生交流學習，雖說彼此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教學制度，但在交流過程中卻充滿了尊重和真摯，我們相互珍視這短暫的相遇相識，了解彼此的生活經歷。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們用晚膳的餐廳剛好在舉行婚禮，少數民

族的婚禮比我想像中更加熱鬧，它沒有漢族人那種含蓄，而是邀請所有到訪的來賓和食客一同載歌載舞。我與幾個同學加入了跳舞的隊伍，他們的表情充滿了歡迎和雀躍，也正印證了那句「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面對西方媒體的抹黑，新疆卻用最樸實的民風凸顯着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性。我在新疆所看到的人們臉上洋溢的笑容和對遊客的熱情，就是對那無罪之罪最有力的回應。

篇幅有限，但南疆帶給我的震撼與回憶是無限的。那是宛如寶石的白沙湖，綿延起伏的白沙山；是遠處慕士塔格峰頂的皚皚白雪；是古老壯觀的石頭城；是走完整龍古道的坦途；是瓦罕走廊上大家手中揮舞五星紅旗時的熱血；更是站在西極之巔所看到祖國大地時的心安。